

世界
畅销书金库
米勒神秘悬疑
小说系列

MARGARET
上海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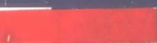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was a great admirer of Margaret Miller's work because "she is always different," she always is. MERMAID is a striking example of her storytelling skill and her never-failing ability to surprise.

人与魔

Millar

【美】玛格丽特·米勒 著
张焯焯 译



人
与
魔

【美】玛格丽特·米勒 著

张焘恒 译

S H W H C B S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世界

畅销书金库

米勒神秘悬疑

小说系列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官 超

经哈罗德·奥勃联合公司授权上海文化出版社以中文简体字出版,版权号 1998 年。

Copyright 1998 by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人 与 魔

[美]玛格丽特·米勒 著

张焯恒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em.com

新华书店 经 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33,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511-999-6/1·233

定价: 8.6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 56628900×13

前 言

神秘小说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神秘小说泛指一切惊险小说,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古典式侦探小说,埃德·麦克贝恩的警察谜案小说,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达夫妮·杜莫里埃的现代哥特小说,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等等。狭义的神秘小说则特指神秘悬疑小说或心理悬疑小说。这类小说主要凭借现实生活中一连串悬而未决的疑问和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气氛来取胜。它也有犯罪,也有调查,但它的主要情节不是依赖任何一类侦探或警察的调查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作品的叙述角度不是依据犯罪事实的调查人,而是依据与神秘事件有关的某个人或案犯本身。作者关注的也不是探案经过和惩治罪犯,而是案情生发出的扑朔迷离的背景和犯罪的心理状态。这种犯罪往往是由主人公的心理扭曲或心理缺损造成的。伴随主人公因受病态心理的驱使而陷入越来越可怕的境地,故事的神秘感和悬念性也越来越强,由

此激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

玛格丽特·米勒是神秘悬疑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她成功地把西方心理犯罪小说的传统同当代通俗小说的若干要素结合起来,创造了一批构思精巧、人物鲜明、语言生动的神秘悬疑小说精品。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她的作品被先后译成十几种文字,出了二十七个版本,十七次入选读书俱乐部特别推荐书目。其中两部作品还先后获得西方通俗小说作家所企盼的大奖——爱伦·坡奖。

1915年2月5日,玛格丽特出生在加拿大安省基奇纳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商人。幼时,她爱好音乐,曾多次举行钢琴演奏会。自八岁起,她迷上了侦探小说,并立志当通俗小说作家。在基奇诺—滑铁卢特别中学读书时,她担任校辩论队队员,与该队另一名队员交往密切。这名队员后来成为她的丈夫和写作伴侣——大名鼎鼎的硬派侦探小说大师罗斯·麦克唐纳(原名肯尼思·米勒)。1938年,她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不久同肯尼思·米勒结婚。一年后,两人有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1941年,肯尼思·米勒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玛格丽特跟随他到了密歇根州的安阿伯。最后,他们选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定居。

玛格丽特·米勒于1941年开始通俗小说的创作。她先是以婚前的姓名玛格丽特·斯特姆尝试

写作侦探小说。两年内,她出版了三部系列侦探小说,并获得成功。这三部小说是:《看不见的蠕虫》(1941)、《弱视蝙蝠》(1942)和《魔鬼爱我》(1942)。主人公为心理分析侦探保罗·普赖博士。他身材高大,书卷气浓,颇受漂亮姑娘青睐,但常常卷入神秘的谋杀事件中。其后,玛格丽特·米勒开始了新的尝试。她出版了第一部系列警察谜案小说《墙眼》(1943),同样获得成功。该书主人公是多伦多警察局探长桑兹。他年届中年,相貌平庸,但有毅力,善于团结部下,侦破了多伦多街头发生的几起血案。紧接着,玛格丽特·米勒又开始了新的尝试。她出版了单本侦探小说《火焰凝固》(1944)。翌年,她的以桑兹探长为主人公的第二部系列警察谜案小说《铁门》(1945)问世。这部小说因细腻地描述了一个貌似快乐的富妇的恐惧心理而引起轰动。接下来,玛格丽特去好莱坞当了一年编剧,又写了几部其他类型的通俗小说。

自五十年代起,玛格丽特·米勒中止尝试,开始创作以描写犯罪心理为重点的单本神秘悬疑小说。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她一共出版了十多本神秘悬疑小说。这些小说大多数以加利福尼亚为背景,从不同角度描述了罪犯的乖戾心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其中包括这次推出的头两本书:《坟墓中的陌生人》(1960)和《人与魔》(1970)。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视角中的野兽》

(1955),《好一个天使》(1962),《恶魔》。前一部作品荣获爱伦·坡奖,后两部作品也先后获得爱伦·坡奖的提名。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玛格丽特恢复了系列小说的创作。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各类系列小说十分风行,她想让自己的作品更加适应读者的需要。也可能因为她不满足现有的成就,想进行系列神秘悬疑小说的艺术探索。在近六年的时间里,她出版了三部系列神秘悬疑小说。它们就是这次推出的后三本书:《善恶园中的猎手》(1976)、《谋杀米兰达》(1979)和《神魂颠倒的女人》(1982)。三本书中均出现了同一个人物——青年律师汤姆·阿拉贡。然而他只是起着串连情节的作用。作品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点没有多大变化。

1983年,玛格丽特·米勒的丈夫因患早老性痴呆病去世。在这之后,她很少动笔,仅出版了两部神秘悬疑小说《女鬼》(1983)和《蜘蛛网》(1986)。然而,《女鬼》使她梅开二度,赢得了当年的爱伦·坡奖。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谈到玛格丽特·米勒的神秘悬疑小说时,曾由衷地感到佩服:“她总是不同凡响。”确实,玛格丽特·米勒的文思开阔,每一本小说的情节都不相同,每一本小说都有其独特的招数。如《坟墓中的陌生人》,以碧眼女郎黛西的

怪梦开头,时而追踪,时而调查,时而推理,结果意外发现一起谋杀案和由谋杀案引起的一起敲诈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然而精彩的故事当中又交织着生与死、爱与恨的永恒主题,令人震撼,余味无穷。而《人与魔》则是一起云谲波诡的凶杀案,众多的伏笔,众多的疑阵,手法新颖,布局严密,寓意深刻,人物刻画颇见功力。即便是三部系列小说,也找不到雷同的痕迹。《善恶园中的猎手》正面展开情节,一条是悬念性的追踪主线,另一条是人物关系线,两线交织,将一个策划周密、蓄意已久的谋杀计划暴露无遗。《谋杀米兰达》却以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带出了一个丽贝卡式的谋杀事件。贪婪的负心汉,歹毒的将军夫人,自私的检察官,走马灯似的登场,最终将痴情的弱女子投进大狱。而《神魂颠倒的女人》则别出心裁地讲述了一个弱智姑娘神秘失踪的故事,其中不乏乱伦、同性恋、绑架、枪杀的描写,给人以无穷的感叹和思索。

神秘小说离不开神秘气氛。而神秘气氛的渲染又离不开悬念。在设置悬念方面,玛格丽特·米勒堪称高手。《坟墓中的陌生人》从第一个词“恐怖的时刻”就悬念兀起,直至全书结束,读者看到最后一个词“卡洛斯·卡米拉”,故事才真相大白。虽然作者在“恐怖的时刻”之后笔锋一转,去写黛西家的情景,但读者胃口已被吊起,不会失去耐

心。随之而来的梦境,更加动人心魄,即使其后头绪纷繁,于迷魂阵中辗转迂回,读者还是欲罢不能。《善恶园中的猎手》也是谜团贯串始终,结尾出其不意。青年律师受雇寻找富婆吉莉的前夫,但找到有关当事人时总是晚了一步。合伙人詹金斯喝毒酒,坠身桥下。法官埃尔南德斯深夜猝死。妓女图拉也莫名其妙地惨死在接客的房中。直至最后,青年律师才悟出自己当了替罪羊。原来那位垂死的病人就是富婆吉莉的前夫。在《神魂颠倒的女人》中,女主人公刚一出场就令人百思不解,等到读者获知她是弱智姑娘,她却神秘失踪。青年律师受雇查寻,得到的证据是她竟然和一个男同性恋者结婚,而且隆起大肚子,将要临产。可谓悬疑迭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待到一切谜团解开,但已酿成了可怕的命案。

战后西方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日益融合。一方面,严肃小说家不断地采用通俗小说的构成要素和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另一方面,通俗小说家也不断地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以加强创作的力度和深度。玛格丽特决不是为神秘而神秘,为悬念而悬念,她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较为严肃的主题。这些主题归结到一点,那就通过对犯罪心理的描写,鞭挞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即兽性。在《人与魔》中,她这样写道:世界是球形的,并不像中世纪地图标示的那样,人住

在一块地方,妖魔住在另一块地方。因此“人域与妖域浑然一体,没有什么将我们同妖魔隔开。”显然,玛格丽特·米勒相信:人既有人性,又有魔性,妖魔就在我们人类身上。正因为这样,她把书中的罗伯特母亲处理成“演戏”专家,貌似尽心尽责的妻子和母亲,实质冷酷透顶,儿子的悲剧就是她造成的。同样,《善恶园中的猎手》里的富婆吉莉、《谋杀米兰达》里的将军夫人也都被处理成行为极端、心理反常的变态女人。而《神魂颠倒的女人》里一群男女弱智者的所作所为更是告诉读者,人一旦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任凭兽性泛滥,将会给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危害。应该指出,这种寓意的体现不是牵强的。几乎在每一本书中,玛格丽特·米勒都细腻地描写了人物的各种情绪和情感变化。刻画了追逐者和被追逐者之间的敌对心理、焦虑心情、罪恶感,使读者身临其境地体验犯罪所带来的迷乱和焦躁。无疑,她继承了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莫泊桑等文学巨匠的心理犯罪小说的传统,用通俗文学的形式展现了对人性探索的严肃主题。

高尔基曾经说过,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时间会创造不朽。玛格丽特·米勒的神秘悬疑小说正属于这种不朽的作品。人们因此感谢她,给她极大的荣誉。1956年,她被选为美国神秘小说作家协会主席。二十七年之后,在她因《女鬼》一书第

二次荣获爱伦·坡奖时，该协会又授予她“大师”称号。

译介玛格丽特·米勒的作品，在我国尚属首次。这套神秘悬疑小说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我国广大读者了解这类新的通俗文学样式，而且也有助于我国学术界人士对西方通俗文学有进一步认识。西方通俗文学决非中国地摊文学似的下脚料。它具有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为西方大众所喜爱。文学的感染力是没有国界的。相信这套神秘悬疑小说，也一定会赢得我国广大读者的青睐。

黄祿善

1998年8月3日

于上海大学

“在中世纪初，世界被认为是平面的，它的四周被水包围。那时的地图都是这样描绘的。在其中一张地图的边上有一个注释，说再过去就是未知的疆界，那里绝无人迹……另一张说得更简捷，超越界线的是妖魔……那些地图上的世界是平的，精致而简明。它让人住一块地方，让妖魔住另一块地方。后来发现世界是球形的、人域和妖域浑然一体、没有什么将我们同妖魔隔开，这是何等地令人震惊。”

第一章

在黛雯的梦里，警方又在水库里寻找罗伯特。梦中的情形和第一次发生的情形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墨西哥人警官瓦伦佐拉大喊大叫，对手下人发号施令，年轻的潜水员们则穿着橡胶衣服站成一圈，背上捆着水肺。

梦中的黛雯在屋里看着他们，说不出话，动弹不得。而真实世界里的黛雯已经走出家门，去向自己家的工头艾斯提瓦尔提抗议：“为什么让他们在这水库里找他？”

“他们已经什么地方都找过了，奥斯本夫人。”

“水那么脏，罗伯特可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没错，夫人。”

“他决不会去那么脏的水里。”

“对此，他也许无法奉告了，夫人。”

水库的水通常只用来灌溉农田，黑黝黝的，潜水员在水里工作很吃力。最后，警方动用了一只大抓斗。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刨湖底，弄上来的

全部东西就是一堆堆锈铜烂铁、朽木残渣，一团团、一摊摊乌七八糟的杂物，外加一具满是污泥的初生婴儿的尸骨。这个无名无姓、没有面目的孩子的出现，令警官瓦伦佐拉大为不安，其程度甚于找到了一打罗伯特。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马上用一只鞋盒带走了那一小堆骨头。

女厨朵尔佐拉敲卧室门的声音将她惊醒了。

“奥斯本夫人，您醒了么？”门只开了一条缝，“您最好现在就起来，早饭在炉子上。”

“还早呢，”黛雯说，“才六点半。”

“但是已经是白天了。您忘了？”

“没有。”至少还不太像白天。她在想，那天自己当着律师的面在诉状上签了字，似乎后者见她终于同意了，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女厨胖胖的手在门上颤抖着。“到时候我会吓死的，那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呀。”

“实话实说不就行了么。”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能保证一点也不说错呢？艾斯提瓦尔说，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过誓以后如果说假话，就把我关进监狱。”

“他在开玩笑。”

“他说这话时可一点儿也没有笑。”

“他们不会把你关进监狱的，”黛雯说，“我十分钟就准备好出来吃早饭。”

但是，她并没有从被窝里起来。她躺在那儿，

听着楼梯上朵尔佐拉沉重的脚步声，听着风咕啾着绕着房子不停地转悠着想进来的声音。

秋夜颇有些暖意。黛雯的棕色短发湿漉漉的，汗津津的睡袍粘在身上，仿佛她本人是被人从水库中捉上来的一条美人鱼，现在摊在床上晾晾干。

朵尔佐拉当然会实话实说，因为事情太简单了，无法加以曲解：那一天，罗伯特吃完饭后出去找他的狗，顺便到厨房看了看朵尔佐拉。他向她道了生日快乐，开玩笑地说她快长成大姑娘了，然后便走出后门，向车库走去。

罗伯特的车如今仍然在车库里，底朝天，车钥匙插在点火器上。艾斯提瓦尔说，管事的警察太不会办事了，怎么让车子就那样翻在那儿呢？对于春天来摘柠檬、夏天来收番茄、秋天来采甜瓜的墨西哥移民工人来说，这可太有诱惑力了。去年一年里来往的每一个移民无疑都看到了这辆车，不过，竟然谁也不曾有过偷它的念头。也许是因为工头艾斯提瓦尔严厉地警告过他们，也许他们认为这样的一辆车一定不吉利。谁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反正它就那样死气沉沉地躺在那儿，无人问津，蒙着厚厚的灰，像盖着一层裹尸布。

涌来退去的移民潮是受太阳控制的，就像海水潮汐受月亮控制一样。现在是十月份，是一年之中的巅峰，工棚里已经人满为患。黛雯同移民

工人没有单独接触过。他们说的不是英语，她想用她在中学里学的那一点西班牙语和他们交谈，但是工头艾斯提瓦尔不让她这么干。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他们卑微而饥饿，像啮齿动物一样在她的田地里移动。“一定是某几个偷渡的墨西哥人干的，”一个副警长说，“抢劫了他的钱，把他杀了，埋在什么地方。”“我们这儿可没有偷渡的墨西哥人。”艾斯提瓦尔厉声说。后来艾斯提瓦尔对黛雯说，那个副警长十分无知，因为“偷渡的墨西哥人”这个术语只在得克萨斯州使用，那儿的美墨边境线是格兰德河；在这儿，我们加利福尼亚，美墨边境线是用几十英里长的铁丝网标出来的，把非法移民叫作“越境的墨西哥人”才对。

黛雯从被窝里钻出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她从过去她与罗伯特同居的那间主卧室搬出来，住到二楼这间小房间里来已经很长时间了。小房间没有那么孤单空寂，容易填满一些。这个房间面朝南，凭窗可以将河谷的景色尽收眼底；还有远处蒂华纳城那些焦干的峰峦，山上的小木屋和圆顶大教堂。涂在汉堡包上的芥茉是什么颜色，那教堂就是什么颜色。蒂华纳城在夜间最美，在夜幕下看去，它成了地平线上一簇璀璨的星光；黎明时分它也挺美，晨曦中大教堂的圆顶变成粉红色，而那些小木屋仍藏在昏暗之中。

透过敞开的窗户，黛雯能听到楼下厨房里响起的电话铃声，听到朵尔佐拉接电话的声音。她的声音像鸚鵡一样尖，也许电话使她紧张。一分钟以后，她又站在了卧室门口，因为跑得太快和愤怒，喘着大气。

“是他的妈妈，说事情很重要！”

“告诉她，我会给她回电。”

“她说她不喜欢等。”

是的，黛雯心想，罗伯特的母亲不喜欢等。但是她和别人一样，等过生活中非等不可的门铃响、电话铃声、车子驶进车道的声音、走廊里的脚步声……

“告诉她，我会给她回电。”黛雯面向窗外说。

不远处是一排排为了抵挡风沙、保护水库而种植的桤柳。向东望去，是干涸的河床，西面则是一片片已经收获过的番茄地。田野因为小鸟的活动而变得生机勃勃，它们倏然降落在树上扑腾着翅膀，啄食未摘去的、开始腐烂的果子，在土中搜寻落下的种子和昆虫。艾斯提瓦尔叫得出每一种鸟儿的名字。他用墨西哥名字称呼它们，使得黛雯以为它们全都是外国种、舶来品，但是她很快便发现自己认识它们中的许多品种。“朱帕米托”不过是美洲蜂雀，“卡德琳娜”只是金翅雀，“果隆德琳娜”却是普通的燕子。

其他的事物名字听上去很熟悉，却根本不熟